

中国上古神话时代之始末

——兼论“绝地天通”

陈文敏

(陕西省委党校图书馆 古籍室, 陕西 西安 710061)

【摘 要】中国上古神话时代,始于伏羲氏,终于商代晚期。伏羲至少^①为“民神不杂”时期,少^②世衰为“神民杂糅”时期,颡顓“绝地天通”(禁绝蚩尤下凡)后又恢复“民神不杂”时代。商代晚期武乙前后,天帝开始远离人王,到商周之际中国上古神话时代正式结束。

【关键词】神话时代;民神不杂;民神杂糅;绝地天通;始末

中图分类号:K2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04(2011)06-0009-06

在《中国历史大系表》^[1]上,有一个与“原始社会”相对应的“历史传说”时代,即:有巢氏→燧人氏→伏羲→炎帝→黄帝→尧→舜→禹。

对于这段历史,过去叫“神话传说”时代,此表改称“历史传说”时代,突出了“神话中包含真实历史”的观念,这是正确的。所谓“神话时代”,就是以“神”为核心的时代。在“有巢氏→燧人氏”时代,没有天神,那时地上的原始人类过着进化十分缓慢的自然原始生活。这个时期大约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以及新石器时代初期,在人类学上则大约相当于大脑发达的“现代人种”出现之前的时代。

“伏羲”被誉为“华夏第一古帝”，是我国“神话时代”的肇端，这时天神开始下凡人间，开始影响地上原始居民的生存与发展。“伏羲”二字的本义表示：“地球上的一切动物、人类和三天神。”为什么？请看以下简释：“伏”(^①)字中的“亻”表示原始人类，“犬”字表示其它一切动物，所以“伏”字本义表示：“地球上最早的一切人类和动物。”“羲”字本义表示“三天神”，即上帝高祖饕()、亚上帝蚩尤()、文化之师戈()。请看目前所见最早的羲字即战国字，其中的羊构件是由

收稿日期:2011-05-18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古汉字本义系统与上古神话原型研究”(项目编号：09XZS013)的阶段性成果；2002年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十五”规划项目“六书新论”的科研成果。

作者简介:陈文敏(1956-),男,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古汉字的研究。

转注来的,所以𠩺构件的本音读“单”,本义表示𠩺、𠩺。𠩺是穿衣戴盔的上帝高祖夔,他们不穿衣戴盔时就是甲骨金文中的𠩺、𠩺、𠩺这些“夔”字所画的上帝祖先神,也就是说:“穿衣读单,裸体读夔。”𠩺是亚上帝蚩尤,是上帝高祖夔制造出来的一种超级金属之神。关于𠩺、𠩺二字的详考,那是本文篇幅所远远不能容纳的,我们有专书考证。再看𠩺中的𠩺构件,𠩺实为“执器戈”的简化体:在“上古图文^④”中,有“正面戈”𠩺、𠩺等,“侧面戈”𠩺、𠩺等,“执器戈”𠩺、𠩺等,“卸臂戈”𠩺、𠩺等,“骑兽戈”𠩺、𠩺等。这些戈象形字都有转注链:“正面戈转注链”为𠩺→𠩺,“侧面戈转注链”为𠩺→𠩺→𠩺→𠩺→𠩺→𠩺→𠩺,“卸臂戈转注链”为𠩺→𠩺,“执器戈转注链”为𠩺→𠩺→𠩺→𠩺。所以,𠩺构件的本音当读“戈”,本义表示戈这种上古鱼形天神。戈应当就是苏美尔传说中的鱼形智慧天神奥纳斯,是早期人类的文化之师。我们通过对“上古图文”的全面搜索,发现上古神话时代的天神只有𠩺、𠩺、𠩺这三种,故称之为“三天神”。这“三天神”应当就是后世“三皇”的最古原型。综上所述,所以古文“伏羲”二字的本义即表示:上古神话时代地球上的一切动物、人类和三天神。有人认为伏羲是战国秦汉间人编造出来的伪古史,非也,从“伏羲”二字的本义看,“伏羲”神话早已有之。

上古神话时代的帝王,多存在“同名异格”现象,即有“第一”“第二”之分,如伏羲就有两个:一个是天神伏羲,一个是人王伏羲。天神伏羲即指“三天神”,人王伏羲即指华胥踏“巨人迹”所生的那个天神之子。其它炎帝、黄帝、蚩尤、帝喾等都存在这种现象。后人不知,将“同名异格”混为一,于是真相迷茫。

有关第一伏羲的文献史料,如《山海经·海内东经》:“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则雷。”再如《说郛》引《奚囊橘柚》:“轩辕游于阴浦,有物焉,龙身人头,鼓腹而遨游,问于常伯,伯曰人:‘此雷神也。有道则见。见必大雷雨而拔木,君亟归乎!’须臾雨大至,雷电交作,阴浦之木尽拔。”这些史料说的就是第一伏羲,即以上帝高祖夔为核心的天神集团,他们驾驶“龙”这种飞行乘具,从雷泽湖中喷涌而出,“龙身人头”即指从这种飞行器的舷窗中露出的天神的头面部,“鼓其腹则雷”即指这种飞行器发出的雷一般的轰鸣声。

有关第二伏羲的史料,如《史记·补三皇本记》曰:“太皞,庖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第二伏羲也叫大皞、太昊、太皞、太皓、庖羲、庖牺、宓牺、伏牺、宓羲、宓戏、羲皇等。所谓“继天而王”是说第二伏羲是天帝的特创天子,是禀承天帝的使命而降生的,是上帝为了开辟文明而创生的“华夏第一古帝”。也就是说,这个作为华夏第一古帝的伏羲氏是极有来头的。华胥所踩踏的“大人迹”(古籍中也叫“巨人迹”、“神迹”)应当是上帝在地上布下的一种可以改变女性卵子从而令其发生无性生殖并生下英武有名之人的、具有超级的高分子生物学技术的一种“能量场”,华胥踩踏了这“能量场”,就会发生无性生殖生下第二伏羲这个天帝的特创“天子”。按理说,第二伏羲不可能是“蛇身人首”,“蛇身人首”应是“龙身人首”之变,是把第一伏羲和第二伏羲的传说混在一起了。第二伏羲上禀于天神的教化又把文化下传于人间,他画八卦、示佃渔、教畜牧、制嫁娶、造书契等等,是上古神话时代和中华文明之发轫。

清代学者龚自珍说:“人之初,天下通,人上通,旦上天,夕上天;天与人,旦有语,夕有语。”^[2]这应当就是中国上古神话时代初期的情形,那时虽然天国与人间是相通的,但人要见神还必得“上天”去见,或者通过某种通讯方式才能听到神的话语,平时在地上是见不到神的。那时候人神之间是有严格界限的,是很有秩序的,是“民神不杂”的。这种“民神不杂”的时代经过炎帝时期、黄帝时期,一直延续到黄帝之子少皞(少昊)之前。

少皞是东夷部落联盟的首领。关于少皞的出生《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春秋纬元命苞》曰:“黄帝时,在星如虹,下流华渚,女节梦接意感,而生白帝朱宣。”宋均注:“朱宣,少昊也。”(少昊即少皞)可见少皞与伏羲一样,也是上帝运用超级的高分子生物学手段特创的天子。“在星如虹,下流华渚”是说当时有一个发光的飞行器来到女节的上空,发出瀑布一样美丽的光带笼罩在女节身上,于是女节就出现了一种似梦非梦的感觉,由此怀上了天神特创的天子少皞。一般认为少皞是黄帝之子,其实严格地说,少皞只是生在黄帝之时而并非黄帝的亲生子。

古有二皞:太皞、少皞。太皞者伏羲也,少皞者

少昊也。二皞之“皞”具有“来自天空的光明之神”之隐义：其一，“皞”有“光明”“明亮”之义，如《说文》：“皞，皓吁也。”段注：“皓吁谓洁白光明之义。”其二，“皞”通“昊”，有“广大天空”之义，如“昊天”、“昊苍”、“昊穹”。仅由二皞之“皞”这个名字，就已晓喻二皞均与来自天空的光明之神有着至深的关系，都是天神特创的天子。

少皞的接班人是颛顼，如《国语·楚语下》曰：“及少皞之衰……颛顼受之。”关于颛顼的出生《初学记》引《帝王世纪》曰：“颛顼，黄帝之孙，昌意之子，姬姓也。母曰景仆，蜀山氏女，为昌意正妃，谓之女枢。金天氏（少皞）之末，瑶光之星，贯月如虹，感女枢幽房之宫，生颛顼于若水”。即说在少皞末年，有一天晚上，在北斗七星的第七颗星（瑶光星）的方位上，出现了一只贯月槎，它发出彩虹一样的光带，倾洒在女枢居住的宫殿上，女枢因此感天而孕，在若水生下了颛顼帝。由此可见，颛顼也是天帝用超级的高分子生物学手段特创的天子。《初学记》引《帝王世纪》曰：颛顼“生十年而佐少昊，十二而冠，二十而登帝位”。颛顼不愧是天帝特创的天子，十岁就辅佐父亲少皞，十二岁就受“加冠礼”以示成人（古代男子一般二十岁才举行“加冠礼”以示成人），二十岁接替少皞登上帝位，是谓“少皞殁而颛顼作”。

到了少皞统治的末期，出现了“蚩尤乱德”，蚩尤打破了“民神不杂”的宇宙秩序，使人间出现了“民神杂糅”的混乱局面。颛顼上台以后，即着手整顿天下“民神杂糅”的混乱局面。《国语·楚语下》曰：古者民神不杂。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九黎”是东夷九个部落大联盟的总称，“少皞世衰”，蚩尤成了“九黎”的首领，“九黎乱德”的罪魁祸首就是蚩尤。蚩尤是怎样的人物，竟能带领九黎“乱德”？从上古图文和传世文献提供的蚩尤的出生、相貌、能力等诸方面看，蚩尤理当是上帝高祖夔制造的一种具有超级智能的金属之神，说白了就是“外星机器人”——这说来也许读者一时半会儿不能适应，但我们必须运用这种“新观念”才能识破蚩尤的真相；许多神话史真相，如果我们不具有与之对应的观念，那是永远也解不开的（参看

另文《蚩尤之谜》）。

蚩尤最早是黄帝的臣子，也就是天帝派遣下来辅助轩辕黄帝的金属之神。如《韩非子·十过》曰：“昔者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辖^⑤，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凰覆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⑥。”后来，蚩尤这种“外星机器人”突然失控，暴虐起来，凭着它“幻变多方”的神奇功能，必然成为无人能敌的天下第一战神，如《史记》就说它是“最为暴，莫能伐”。史称黄帝战蚩尤是“九战九不胜”，后来西王母赐给黄帝“神符”，这个神符《黄帝出军决》说是“广三寸，表一尺”，“黄帝备之以征，即日禽蚩尤”。试问：这西王母所赐的“广三寸，表一尺”的“神符”不正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遥控器”吗？而黄帝用“神符”禽住蚩尤之后，又将它拆成几块，分别埋葬在不同的地方，这可能是以防它会自动重组。我们知道古籍中有具体数字统计的只有蚩尤，说它有 81 个（一说 72 个），这更加证明了它的特殊身份。

蚩尤在“少皞世衰”时是怎样“乱德”的呢？它们造成了“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的混乱局面。“民神杂糅”即说地上的人与天上的神生活在一起，互相没有了界线；“不可方物”即说自然间的种种事物都失去了原有的规律；“夫人作享”即说所有的人间女子几乎都会行巫术（巫术以女性最为敏感，故民间多巫婆而少神汉）；“家为巫史”即说所有人们不分贵贱都开始直接与神沟通，都开始使用文字（文字本来是王庭的特权，以防文字出则“诈伪萌生”）。总而言之，即出现了人的事神也做，神的事人也做的混乱局面。不仅如此，九黎部族还仗着威猛无敌的蚩尤而横行天下，涂炭生灵。如《尚书·刑吕》曰：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令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

“上帝监民”的“民”指“苗民”，就是蚩尤。上帝看到蚩尤没有美德，用各种血腥的刑法残害百姓，于是“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上帝用他们的威严来惩罚蚩尤的残暴，禁绝蚩尤，令它永世不得再下凡人间。这件划时代的大事件，是由重和黎来主执操作的，这个大事件史称“绝地天通”，其主要目的就是禁止蚩尤永远不得再下降人间。

“绝地天通”大事件中的“上帝”其实就是上古图文中的𪛗(单)𪛗、𪛗(单→夔)、𪛗、𪛗(戈)这两种天神,而蚩尤就是上古图文中的𪛗(亚单)。蚩尤本来在上帝之列,是仅次于上帝夔的亚上帝,不料后来不知何因发生失控,犯下一系列“乱德”之罪,被永远禁止下降人间。

颛顼是“绝地天通”的主执人,如《国语·楚语下》曰:“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这是说上帝派颛顼整顿“民神杂糅”的混乱秩序,颛顼则派南正官重负责整顿神界秩序,派火正官黎负责整顿人间秩序,“使复旧常,无相侵渎”。从此以后,人神之间又恢复了以前的“民神不杂”的局面。但是,我们应当注意:“绝地天通”不是“绝天地通”,即只是绝断了地上的人上天的路,并没有绝断天上的神下凡到人间的路。

帝喾是颛顼的接班人,如《史记·五帝本纪》曰:“颛顼崩,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帝喾也有“同名异格”现象,第一帝喾是天神,第二帝喾是人王。有关人王帝喾的资料如《路史》曰:“褒履大人迹,而生帝喾。”即说天神通过“大人迹”(这种能量场)改变了褒的生殖使之发生无性生殖并生下英武有名的帝喾这个天子。《帝王世纪》曰:“帝喾生而神异,自言其名曰俊。”这不是说“我就是帝俊”,而是说“我是帝俊创生的天子”。人王帝喾似乎肩负着创生夏商周三族大族的使命:帝喾有四个妃子,她们降生了夏商周三族大族的始祖,如《世本·帝系篇》曰:“帝喾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邠氏之女曰姜嫄而生后稷(周族始祖);次妃有姜氏之女曰简狄而生契(商族始祖);次妃陈锋氏之女曰庆都生帝尧(夏族先王);下妃嫫母氏之女,曰常仪生摯(东夷首领)。”关于摯的出生古籍上有两种说法,一是《世本·帝系篇》:“帝喾下妃常仪生摯(少昊)。”二是《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春秋纬元命苞》曰:黄帝时“女节梦接意感而生白帝朱宣(少昊)”。一般认为这两种说法中的常仪、女节实为一人。从古籍记载看,这四妃所生四子都不是人王帝喾的亲生子,都是四妃“感天而生”的天子,都担负着开辟一方民族的使命。

我们再来说天神帝喾。很多学者都考证认为帝喾就是卜辞中的上帝高祖夔。这说的就是第一帝喾,即天神帝喾。如袁珂就认为帝喾即帝俊,其

理由是:《帝王世纪》曰:“帝喾生而神异,自言其名曰俊。”袁珂说:“帝俊,卜辞作‘高祖夔’,‘俊’字作𪛗或作𪛗。”^{[3]201}又《山海经·海内经》曰:“帝俊有子八人。”而《拾遗记》又曰:“帝(喾)之妃……常梦吞日,则生一子,凡经八梦,则生八子,世谓之八神。”所以帝俊即帝喾。袁珂的这一观点得到诸多史家认可。《史记·五帝本纪》的“五帝”排序是:黄帝→颛顼帝→帝喾→唐尧→虞舜。这里的帝喾,显然是指人王帝喾。

帝尧的时代,虽然“民神杂糅”时代已经结束,但上帝仍然在用他们超级的高分子生物学手段创造“感天而生”的众多天子。尧自身就是一例,如《通志》曰:“帝尧,高辛氏第二子,母帝喾四妃陈丰氏,曰庆都,感赤龙之祥,孕十有四月,而生尧于丹陵。”这里说的“赤龙”理当还是天帝的飞行乘具,它可以发出光束,改变人间女子的生殖,从而令其发生无性生殖,生下英武有名的始祖人王或文化发明人。如黄帝母附宝就是感“大电光”而生黄帝的,这“大电光”也是天帝的飞行乘具,它可以发出一种奇特的光束来通过人间女子创生英武有名的民族始祖或文化发明人等。再如商族始祖契,也是因其母简狄吞服了天帝派玄鸟送来的“神珠”而“感天而生”的,这“神珠”商代铭文中也叫“玄”(见“玄妇壶”),古籍中也叫“卵”并认为是燕卵,非也,那理当是天帝的可以创生天子的高分子生物科学产品,秦族始祖大业、还有大禹、还有满族始祖爱新觉罗等,都是因其母吞服了这种天帝的“神珠”而生的天子。还有周族始祖后稷,也是其母姜嫄踩踏了天帝布在地上的“神迹”(能量场)而“感天而生”的。我们总结上古“感天而生”神话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天帝布在地上的“能量场”,二是天帝的“神珠”,三是天帝的乘具发出的“光束”。上古天帝主要是通过这三种方式来创生上古众多始祖人王或文化发明人的。

邓拓在《宇宙航行的最古传说》一文中曾指出我国宇宙航行的最古记载,即东晋王嘉《拾遗记》曰:“尧登位三十年,有巨槎浮于西海。槎上有光,夜明昼灭。常浮绕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周而复始。名曰贯月槎,亦谓挂星槎。”尧的大法官皋陶,也是来自天国的异人:首先,他的相貌异于人类,如《荀子·非相》曰:“皋陶之状,色如削瓜。”即说皋陶的皮肤是青绿色的,这让我们联想到 UFO 案例中

常提到的“绿色小矮人”。《春秋演孔图》曰：“皋陶鸟喙。”即说皋陶还长着长而突出的嘴巴，这让我们联想到甲骨文中所画的上帝高祖夔就是“鸟喙”，如、等“夔”字。其次，他还从天上带来了法典和独角兽，如《尚书·吕刑》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这里的伯夷就是皋陶^①，即说皋陶从天上带来法典帮助帝尧治理人间。皋陶还从天上带来了独角神兽，如《论衡》曰：“皋陶之时，有解豸者如羊而一角，青色，四足，性知曲直，识有罪，能触不直。皋陶跪事之，治狱，罪疑者，令羊触之，故天下无冤。”《论衡》又曰：“天生一角神兽，助狱为验，故皋陶敬羊，起坐事之。”解豸与皋陶都是青绿色的，都长着突出的鸟喙，都是来自天上的国度。

帝舜也是天帝创生的天子，如《诗纬·含神露》曰：“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帝舜。”即说舜的母亲见到天上出现一个彩虹一样的发光体，在大虹之光的照射下，握登“感天而生”帝舜。《尚书·虞书·舜典》曰：“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即说舜在正月最吉利的这一天，在尧的太庙中接受了帝位禅位，受禅之后，舜首先观察了用美玉珍珠装饰的观天仪，记录了日月五星的位置，最后祭祀上帝，把受禅即位的大事报告了上帝。

大禹也是上天所生的天子，如《史记·夏本纪》曰：“父鲧妻修己，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坼而生禹。”即说有一天在昴宿星的方位上出现一颗飞行的星，它发出光芒照在修己的身上，修己出现了一种似梦非梦的感觉，而后她又吞服了天帝（派飞鸟）送来的象薏苡一样的“神珠”，因此怀孕，后来从胸部生下了大禹。《今本竹书记年》曰：大禹“南巡狩，济江，中流有二黄龙负舟，舟人皆惧，禹笑曰：‘吾受命于天，屈力以养人。生，性也。死，命也。奚忧龙哉。’龙於是曳尾而逝。”即说大禹南巡渡江时，一条黄龙游来拱起大船，船上人产都很害怕，大禹却仰天笑，曰：“我受命于天，活着靠上天佐助，死了回归天国，你们何必为这一条龙而担忧？”龙听了大禹的话，摇着尾巴、低下头就游走了。从古籍的通例看，这“龙”应当还是天帝的可以潜行于水中的乘具。最值得一提的是大禹的“洪范九畴”：传说大禹之父鲧，为了治理滔天洪水，偷窃天帝的“息壤^②”行堵塞之法而最终失败，天帝派祝融杀鲧，原因是“不用帝命”，即未按

天帝的计划和指示治水。而后天帝又命鲧的儿子大禹运用疏通之法治水而大获成功。天帝嘉奖大禹，赐给他治理自然人间的大法“洪范九畴”，大禹因而治理天下有方。所谓“洪范九畴”，就是《尚书·周书·洪范》以下这段话：“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义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对这段上帝的天书，《尚书·周书·洪范》中还有较详细的解说，此不赘述。

商族始祖契，也是天帝的特创天子，如《史记·殷本纪》曰：“殷契，母曰简狄，有娥氏之女，为帝誉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今人几乎都不相信“玄鸟生商”神话是真的，原因是不知道“天帝”的真相。其实，简狄吞服的“卵”在商代“玄鸟妇壶”上画为形，是上帝制造的“神珠”（也叫“玄珠”），是上帝制造的高分子生物学产品，服后可以改变女性的卵子基因，令其生下英武有名的人间豪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现的“神话幻想说”是无法解开上古神话时代之真相的，只有“地外文明假说”才能让上古神话史这块巨大的坚冰冰释理顺，融汇贯通。

商代卜辞还记载着天帝下降人间，与商王直接接触的神话史。如商代早期的武丁卜辞有“帝降其入于𠩺大灾”（乙 5241）、“帝女其既入邑𠩺”（乙 5241）、“贞帝降邑”（乙 653）等记载，即说天帝下降人间，进入到商王的“𠩺大灾”宫室之中，还有女性的天帝给商邑制造了灾祸，“贞帝降邑”是卜问天帝会不会降临商邑。这类记载的确是振聋发聩的。

日本学者伊藤道治的《卜辞所见的祖灵观念》一文认为：一期（盘庚至武丁）卜辞中的“祖灵”（即我们所说的上帝祖先神），具有降祸于人王的能力，这个时代的“祖灵”是一种令殷人深感恐惧的神灵。二期（祖庚、祖甲）卜辞中的“祖灵”，是根据殷人的祭祀来决定降祸或不降祸，与人关系更亲近，但很少给人佑助。三期（廪辛、康丁）、四期（武乙、文丁）卜辞中的“祖灵”根据殷人的祭祀行为很容易对人施恩。这时殷人对先王也开始称之为“帝”。五期（帝乙、帝辛）卜辞中的“祖灵”虽然也受到重视，但人王的地位越来越高，开始出现凌驾于天帝之上的趋势。——由伊藤道治的研究，我们

可以感受到上古神话时代在商代末期开始走向结束的脉搏。

商代末期,天帝开始远离人间,到了商代的倒数第四位王即武乙王,他也开始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他竟然制作木偶充当上帝,让人代替木偶(上帝)来跟他下棋,如果上帝输了,就对其进行侮辱。武乙王还把盛满鲜血的皮囊挂在空中充当上帝,以箭射之,名曰“射天”。后来武乙王在一次打猎的过程中被雷电击死。此即《史记·殷本纪》所载:“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昂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猎於河渭之闲,暴雷,武乙震死。”

到商代最后一王商纣王时,更是完全不信上帝了。如《墨子·非命上》引《太誓》曰:“纣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弃阙其先神而不祀。”又曰:“纣夷处,不肯事上帝鬼神,祸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民有命,无廖排漏。’天亦纵弃之而弗葆。”《史记》也说商纣王是“慢于鬼神”。《尚书·泰誓》亦谓:“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沉湎冒色,敢于暴虐……弗事上帝神祇,遗厥先宗庙弗祀,牺牲盗盛玩于凶盗,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惩治其侮。”从武乙至帝辛(纣王)共四世,其间出现了“王权”与“神权”的较量,“王权”与“神权”之争愈演愈烈,其实际的根因即在于:这段时间,天帝开始远离人间,中国上古神话时代即将结束。

大约在商周之际,中国的上古神话时代宣告结束。其最突出的标志,就是商代“上帝观”向周代“天道观”的转变。商人的“上帝观”是对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上帝的崇拜。到了周代,周人的“天道观”则是对头顶上这个笼统的、朦胧的“大天”的稀里糊涂的崇拜。二者存在着具体与抽象、明白与糊涂的根本区别。商代以前是“神话时代”,周代以后是“人话时代”,这两个时代的历史背景存在天壤之别。对于后来的“人话时代”,葛承雍《中国书法与传统文化》一书有这样一段话说得好:“周王室的衰微,国人的暴动,诸侯的割据,井田的破坏,战乱的频仍,龟卜的失灵,使得人们对传统的天命思想发生了动摇,上天怀疑论和自然论在春秋时已蔚为风气,商周以来的远古巫史文化在迅速褪色,失去了其神圣的地位和宗教的位置,再也无法用原始的、非理性的、不可言说的神秘恐怖来威吓、管辖和统治人们的身心了。”^[4]

从伏羲时代到商代末期,就是中国上古神话时代之始末。伏羲时代就算起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即七八千年前,到商代止于公元前 11 世纪,则中国的上古神话时代大约经历了五、六千年的漫长过程。这段神话时代,是“人神共荣”的时代,也是中华文明的奠基时代,诸多文化都萌芽于这个时期。周以后的人们越来越看不懂上古神话时代云云种种的离奇古怪故事,今天的人甚至认为那不过是先民“幻想”出来的故事,其实这其中存在一个天大的秘密,那就是“地外文明”,不了解这一点,上古神话史永不可解;而了解了这一点,中国上古神话时代的种种疑谜都可以迎刃而解!所以,要“超越疑古,走出迷茫”,首先应当丰富我们的观念!正如爱因斯坦所说:“你能不能观察眼前的现象,取决于你运用什么样的理论;理论决定着你到底能够观察到什么。”

注释:

- ① 本文所引古文字在文尾列举的参考文献中都可以查到。
- ② 对于“高祖夔”学界分两派,一派读“夔”,一派读“爰”,我们认为当读“夔”。
- ③ 我们认为“转注”就是“把象形字逐次简化为一系列符号,形成转注链”的古汉字创造方法。详论见另文。
- ④ 我们把上古岩画、陶文、甲骨文、金文的形体表义系统称之为“上古图文系统”,简称“上古图文”。
- ⑤ 毕方,神鸟,如鹤。并,依旁。辖,车轴端的铁箍。意即:毕方坐在车旁侍卫着黄帝。
- ⑥ 《清角》乐曲名。
- ⑦ 袁珂《古神话选释》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第 229 页说:“至于皋陶,经近人考证(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实即伯夷(非后来传说的耻食周粟、饿死首阳山的伯夷)。《书·吕刑》与《墨子·尚贤》均有‘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语,可见伯夷原也是执掌刑法的神,与皋陶同。又据《世本》郭泮林辑本:‘伯夷作五刑’,张澍《集补注本》则作‘皋陶作五刑’,皋陶之即伯夷,尤为明显。”
- ⑧ 息壤:神话中天帝的一种能生生不息的土壤。《山海经·海内经》:“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郭璞注:“息壤者,言土自长息无限,故可以塞洪水也。”

参考文献:

- [1] 山西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中国历史大系表[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
- [2]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下转第 24 页)

参考文献:

- [1] 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47.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6.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7.
- [4] 张汝能. 历史与实践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102.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0.
- [6]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0.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69.
-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04.
- [9] 王浩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的建设思路及研究述评[J].重庆工学院学报,2009(1).

责任编辑:刘定祥

Practice Humanistic View of Marxism and Its Modern Value

Yang Fang¹, LUO Lian-xiang²

(1.School of History and Politics,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03, China;

2. 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e founding of practice humanistic view of Marxism is based on the practice and take the real people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its theory of people's fully development. This theory criticizes the philosophy of early times, and makes the philosophy returning to the reality. Marx makes researches on people from the people's activities and makes answers to people's questions and then points out human nature and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at last realizes the reform of practice humanistic theory. Practice humanistic view is the scientific theoretical form, which has the important meaning of humanistic view and society development.

Key words: Marxism; humanism; practice; fully development of human

(上接第14页)

- 1975:12.
- [3] 袁珂. 古神话选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 [4] 葛承雍. 中国书法与传统文化[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16.
- [5] 徐仲舒. 殷周金文集成录[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 [6] 俞伟超. 中国古代公社组织的考察[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 [7] 李祥石,朱存世著. 贺兰山与北山岩画[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
- [8] 高明. 古文字类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9] 汪静山. 金石大字典[M]. 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
- [10] 徐中舒. 甲骨文字典[M].四川: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黄维宪

The Beginning and Ending of Old Myths of Ancient China

——On “Secularization of Spirit”

CHEN Wen-min

(The Party School Library of Shanxi Province, Xian, Shanxi, 710061, China)

Abstract: The old myths of ancient China began with Fuxi, and ended in the late Shang Dynasty. From Fuxi to Shao Hao is the period of “God and people are not mixed”. When Shao Hao declined, it began the period of “people of God Hybridity”. When the emperor Zhuang Xu secularized the spirit, it restored to the period of “God and people are not mixed”. From the late Shang Dynasty to the Wu Yi period, the emperor of heaven was far from people. And the old myths of ancient China ended in the period of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Key words: mythic age; people and God are not mixed; people of god hybridity; secularization of spirit; the beginning and ending